

季風吹來的新宗教： 探究亞歷山大·得路傳教士對越南的影響¹

阮氏清河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提要

據越南史料的記載，從 16 世紀初天主教已開始傳入越南，但傳教事業沒有很多的成果。直到 17 世紀初，羅馬教廷的耶穌會傳教士們進入越南傳教，才開始有所發展。這些耶穌會會士在越南的傳教活動中，亞歷山大·得路被視為最優秀的傳教士。得路原為一個貴族世家的二公子，18 歲成為耶穌會會士，並抱著夢想到遠東傳教。1624 年得路首次進入廣南，到 1645 年最後一次從廣南離開，在 20 多年內，他數次出入越南（安南與廣南），於此地居住前後將近 8 年，他對越南的教會發展以及越南近代歷史發展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安南居住的 3 年中，他為 6700 多人施洗，並在離開之前成立越南本土傳教團，讓越南人直接參與傳教工作。1640 年至 1645 年，得路又以商務代表人的身分多次來回廣南傳教，1645 年他被廣南阮住下令永遠驅逐之前，他也成立了廣南的本土傳教團並親眼見證越南人為天主教殉教。離開越南之後，他回羅馬請求教廷為越南傳教區成立宗座代牧並

¹ 原本以亞力山大·羅德為其漢文譯名，但按審查委員之建議及越南《天主司鐸亞歷山得路平生事業小引》一書於 1941 年在越南出版所使用的喃字名字稱呼 Alexandre de Rhodes，本文將以亞歷山大·得路為其稱呼。於此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須派遣主教到越南，此外，他還在羅馬出版有關越南的歷史、語文等書籍。由於他的書中首次使用羅馬字書寫越南的語言，因此日後的越南語言研究學者，大多數稱他為越南文羅馬化之父。得路對越南所有的努力應該出於要讓越南人更容易接受天主教，或換言之，他要將天主教本土化來適應越南的文化。

關鍵詞：越南、天主教、傳教士、商船、亞歷山大•得路。

壹、前言

越南位於亞洲陸地印度支那半島的最東側，是個狹窄又長的地帶，東、南邊連續不斷三千三百公里臨東海（南中國海），西、北邊與柬埔寨、寮國和中國三個國家連續接壤，陸地邊界也長達三千八百公里。「三山四海一份田」²地形由東往西的變化，從北到南由兩個山脈系統造成越南西部的城牆。這樣的版圖於十九世紀初由阮福映-嘉隆帝統一而成。紅河系統與湄公河系統造就越南南北兩個最大三角洲，也是越南兩大米倉。中部的長山山脈是許多短小的河流、溪圳的起源，也形成許多小型三角洲，把南北兩邊連接起來，如同一個扁擔吊著兩個米倉。³在氣候方面，越南受亞洲的亞熱帶季風氣候的影響。而自然也賜給越南很多較深的灣區，造成很有經濟價值的海港。因此無論海路還是陸路交通，越南都占有最重要的戰略性質與位置。

在越南的悠久歷史中，有大部分的時間受外邦的直接統治及間接影響，因此無論在歷史文化或貿易科技的發展都跟外國人息息相關。938年越南獨立於中國的政治體系、自立為王，開啟了越南的獨立自主的時代。歷經幾個世紀建立與維持自己的王朝，越南雖然在政治上保持獨立，但文化上卻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及至16世紀，在大航海時代，歐洲人開始前來亞洲尋找貿易據點，越南便成為東西方的交匯處。17世紀以來，在越南已經形成幾個海港貿易據點，如會安（南部）及舖憲（北部）吸引了荷蘭、英國、葡萄牙等商人前來交易。在這些商務團來尋找

² 越南俗語 Tam sơn tứ hải nhất phần điền.

³ 越南地形狹窄，北部及南部的平原主要種植稻米，使越南目前在國際上的出口稻米列於前茅。

貿易機會的同時，也有許多天主教傳教士搭便車來尋找傳播天主教的機會。初期，在越南活動的傳教士主要屬於天主教廷的傳教會如耶穌會、多明會等傳教士，而後期的傳教事業主要是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人負責。他們搭乘各國的商船，隨著季風吹來越南，他們往返或在越南停留的時間也要根據季風風向而變化。他們不僅帶給越南新的宗教，同時還有新的西方文字、技術，讓越南近世紀有莫大的改變。

據越南史料的記載，從 16 世紀初天主教已開始傳入越南，當地人稱其為花浪道或左道，乃與越南傳統宗教信仰區別，但傳教事業沒有很多的成果（Nguyễn Hữu Tâm, 1988）。直到 17 世紀初，羅馬教廷的耶穌會傳教士們進入越南傳教，才開始有所發展。從十七世紀中葉，在越南的傳教事業從耶穌會傳教士們逐漸地轉讓給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接管（莫菲特，2012），也因此讓法國籍的羅馬教廷傳教士陸陸續續傳教與做貿易為藉口進駐越南。無論是初期的耶穌會或後來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皆屬未受改革影響的基督教會，因此本文統稱其為天主教，符合越南的說法。當時越南還在分裂狀態中，北部安南的鄭氏勢力以及南部廣南的阮氏勢力都想藉由外國的力量來爭奪對方的領土。⁴因此，一開始他們都待傳教士們為貴賓，因為他們都是隨著季風而來的

⁴ 安南、廣南為中國史料的記載，越南當時史料仍以大越為國號。當時越南由黎朝當政，但是黎氏皇帝只是傀儡，實權由大臣阮氏及鄭氏掌控。在北部地區屬於鄭氏勢力範圍而阮氏勢力範圍為順化、廣南兩鎮。從鄭松（1550-1623）才被封王，因此越南稱其為鄭主，此爵位代代相傳。而在廣南地區阮福源（1563-1635）之後也稱為阮主。越南地名 Đàng Ngoài（Bắc Hà），Đàng Trong（Nam Hà）是後來的人以靈江界線作為鄭氏與阮氏勢力的區分，而在西方史料都以 Tunquin, Tonkin 與 Cochinchina, Cochinchine 為名。

商船，帶來許多重要的貨物如兵器及皇宮需要品。不過之後沒有達到所要的目的，反而王室的尊嚴面臨新的宗教帶來的危機，鄭、阮兩方都開始發出禁教令，但是傳教士們仍然不放棄，繼續找盡辦法留在越南各地偷偷活動。

西方天主教於 7 世紀時從陸路以景教之名在唐代留下足跡，直到 8 世紀中被禁教後開始沒落。到元朝時代（12-13 世紀），天主教又以也里可溫教之名從中亞傳入蒙古，但朱元璋建明朝後，因中國漢人很少人信仰此教，所以也沒有發展。傳教士大規模東來的紀錄則要到了大航海時期，而耶穌會的創始人之一，聖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S.J, 1506-1552）被視為首位在亞洲傳播福音的耶穌會士。他從印度、錫蘭、滿刺加一路傳教到日本，在日本傳教時期得知日本的文化源頭多學習自中國（方豪，2007），因此他極度希望進入中國，卻在即將踏上中國國內領土時，於廣東海外的上川島逝世。但他的逝世所突顯的傳教士精神，促進了許多耶穌會會士立志進入中國傳教的願望。傳教也是葡萄牙占領澳門的原因之一，葡萄牙商人進駐澳門未滿十年就有許多傳教士陸續進駐。1576 年，澳門主教區成立，原本人事、經費均隸屬日本省會分配，後來日本因禁教令而逐漸衰弱，澳門也因此成為管轄中國、安南、日本等地區的教區（李志剛，1985；戚印平，2004）。在澳門的耶穌會、日本省會從最早的三個成員，至 1608 年已有 46 人，其中有 14 位神父。1614 年日本驅逐全部傳教士，部分傳教士回流澳門，因此 1616 年在澳門的耶穌會士共有 96 人包括葡萄牙和日本等國籍（Đỗ Quang Chính SJ, 2007: 16）。傳教士們為了傳教的使命，不僅盡自己的所能，還會利用與統治者的關係，甚至要結盟，干涉政治的事，因此在亞洲各地都遇到禁教的命運。

許多在越南活動的傳教士當中，也會使用同樣的模式來傳教。他們或許會遇到禁教令的迫害而殉，或者幸運的逃過一劫。在這些人當中，值得一提是亞歷山大·得路。他是一位耶穌會會士，法國籍的傳教士，在越南傳教的時間及後來離開了越南，仍對越南歷史文化有很大的影響與貢獻。他的角色在越南歷史發展中的每個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評價。他到底是功大於過還是恰恰相反的，就讓我們一起繼續看下去。

貳、亞歷山大·得路來遠東的準備

據法國 Avignon 當地資料記載，十五世紀時，西班牙政府實施驅逐猶太教徒的政策，當時有一名貴族 Jean Chimenes de Rhodes，離開西班牙的 Aragon 在 1492 年移民至亞維農，而此人便是本文的主角得路的曾祖父。移民到此的 Rhodes 家族順利發展並相當富有，其中 Alexandre là Bernardin II de Rhodes 為亞維農的鄉紳，其爵位為 Écuyer d'Avignon，並與 Françoise de Raphaelis 結婚。他們生了八個孩子：Jean(1591), Alexandre(1593), Georges(1597), Gabrielle, Laure, Suzanne, François, Hélène(1607) (Đổ Quang Chính SJ, 2008 : 273)。據此可推斷得路應於 1593 年出生，但早期的資料多以 1591 年 3 月 15 日為得路的生日。⁵得

⁵早期有提及得路與越南羅馬字的天主教史學者們都以 1591 年為得路的出生年，因此在 1941 年法屬印度支那政府舉辦一場盛大的得路誕生 350 周年紀念活動，紀念得路對法國教會在越南發展以及他把越南文字羅馬化的功勞。不過 Edouard Torralba 在 “La date de naissance du Père de Rhodes, 15 mars 1591, est-elle exact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35 (1960), pp.683-689 (〈得路神父的誕生日是 1591 年 3 月 15 日，是正確嗎？〉《印度支那研究協會期刊》第

路的父、母雖非本地人，但因以法文為母語，並且屬於羅馬教皇的教民，因此得路的母文化可謂是比較偏向法國。得路的哥哥 Jean de Rhodes 是一位法律博士，而弟弟 Georges de Rhodes 也是耶穌會的神學教授，由此可見其家世背景相當不錯。

得路七歲時便在亞維農耶穌會的中小學校就讀。這所學校成立於 1565 年，得路的祖父 Bernardin de Rhodes I 曾經捐款 42 écus（當時當地貨幣），而得路的父親 Bernardin II de Rhodes 也捐了相當的數額。他在此就讀 12 年，小學（Petit Collège）就讀 5 年，其中學習了拉丁語、希臘語、史地、倫理等課程；中學（Moyen Collège, Cycle des Arts）則就讀了 3 年，此時學習有關哲學、物理、天文、數學等知識。而高等（Grand Collège）的神學課程，雖然仍在同一學校就讀，但是由另一個組織來管理，即屬於耶穌會的教育體系直接管理。耶穌會會士們的領導下，深刻影響了當時年輕的得路，讓他興起了要當傳教士的念頭。他夢想著有朝一日可以到遙遠的日本去傳教（Alexandre de Rhodes, 1653: 6）。

因此，1612 年在亞維農學校畢業後，便加入了耶穌會，但他並未就近加入里昂（Lyon）的耶穌會修院，反而是投入了羅馬（Roma）的耶穌會修院。由於當時的法國與葡萄牙之間仍有嫌隙，如果加入里昂的修院，極有可能無法如願申請到外國傳教，而在羅馬修院進修，他可以直接申請去國外傳教，可能更迅速達

35 號，1960 年，頁 683-689）已經證明得路生於 1593 年而非 1591 年。所以越南政府在 1993 年舉辦多樣的活動如研討會、紀念日，恢復得路在越南歷史中的位置，作為慶祝他誕生 400 周年紀念日。現代研究教會史的學者們如杜光正（Đỗ Quang Chính - 越南學者）或法國學者 Roland Jacques 也都以 1593 年為得路的出生年。

成至東方傳教的願望。當時對外的傳教事業由羅馬教皇授權給西班牙、葡萄牙國王於其勢力範圍下傳播福音和對付異教的擴張。例如在 1455 年 1 月 28 日教皇尼古拉五世 (Pope Nicolas V) 頒布一份宗教詔書 (The Bull Romanus Pontifex) 給葡萄牙王阿風噉五世 (Afonso V)，命令任何人都要絕對遵從葡萄牙國王的指派，如未經其同意不得進入非洲地區；另外，也允許葡萄牙可壟斷非洲以東的商業活動權 (Đỗ Quang Chính SJ, 2007)。接著，1493 年教宗 Alexander 六世明確劃分葡、西兩國的影響權的範圍。1494 年 7 月，西、葡兩國簽署 Tordesillas 調整分定線條約，隨之，從離亞速群島 (Azores islands) 西邊 270 海里以東半球落在葡萄牙王國的手中，這也意味著唯有葡萄牙商船才能在此區活動，且曾受葡萄牙國王指派的傳教士才能到遠東傳教；相反的，另一半則屬於西班牙的勢力範圍 (Peter C. Phan, 1998)。

年輕的得路在 1612 年入會，1614 年便申請到東方去傳教，但被拒。1617 年，24 歲的得路正式受封為司鐸，他再次要親手寫信請求教宗讓他去中國傳教。1618 年的復活節，耶穌會總會長 Mutio Vitelleschi 答應了他的請求，並要其去日本傳教 (Alexandre de Rhodes, 1653: 7)。1618 年年底，得路離開羅馬起程到里斯本，接受了葡萄牙國王的命令，開始了他的傳教生涯。

1618 年 10 月，得路跪下親吻教宗保羅五世 (Paul V) 的腳告別後，便前往亞維農向雙親告別。經過了半年，1619 年 4 月 4 日，得路與其他神父共六位耶穌會會士在里斯本港口一起搭乘特里薩 (Theresa) 號商船，此船屬於葡萄牙名家望族的 François de Lirea 船長所有。神父們在船上並非僅是乘客，亦是船上的宣教者，每天都替船長與水手們做聖禮。他們從里斯本港口出發，沿著非洲西岸，越過赤道線，往非洲最南端，經過了三個半月的

海上漂流，7月20日他們到了好望角。但是路程並沒有很順利，7月25日在印度洋的領海，特里薩號船遭遇了強烈的颱風，之後又遇到了海域的曲折，這使得水手們要相當謹慎才不會誤觸石礁。進入印度洋後，天氣又變得極為悶熱，船上許多人都得了怪病，甚至導致五個人喪命。最後，經歷了六個多月的航海，1619年10月9日他們終於登上了印度的果阿城（Goa）（Alexandre de Rhodes, 1651）。得路歷經了六個多月艱難曲折的海程，雖然來到了果阿城，但卻病倒了，因此耶穌會上司主教安排到 Salsète 小島養病。痊癒後的得路馬上返回果阿城，並準備前往中國。他一邊在果阿傳教，一邊等待去中國的船（Alexandre de Rhodes, 1653）。

1622年得路接到前往日本的命令，因此在4月12日得路搭乘葡萄牙一位要前往馬六甲接任鎮守的貴族船。經過3個多月，於7月28日到達馬六甲。由於此時海上正值東北風，因此沒有商船前往中國⁶，所以得路只好停留在馬六甲長達九個月的時間，在等待的時間裡，得路也幫忙馬六甲修院裡的神父們一起傳教，做聖禮、洗禮。他曾在回憶錄寫道：「我們一起工作幾個月，主賜的恩惠讓我們為將近2000個異教徒們施洗。」（Alexandre de Rhodes, 1653: 42）

1623年5月29日順利地於澳門港口上岸，他在澳門停留將近一年，邊學習日文邊等待機會潛入日本宣教，不過日本的情況對傳教越來越不利，連日本人自己也無法返回家鄉而滯留外地。正好這時在廣南的傳教事業需要支援，因此，Gabriel de Mattos

⁶ 當時商船駕駛多數依靠海上的季風。7月份的時候，西南風已經停止換成東南風以及東北風吹，船隻從馬來西亞到中國、日本都以西南風吹推，相對的從中國到南方的馬來則以東北風助力。所以得路沒有船可以搭乘，只好留在當地等待。

奉命為廣南巡視員，親自率領傳教團，包括一名熟練中文的日本籍神父以及得路等六人前往廣南。這不是預期中的旅程，但是得路已經發願為上司絕對尊崇與忠誠，雖然對廣南地區一無所知，但他也於 1624 年 10 月跟著大家搭船離開澳門，又經過 19 天的海程，他們來到會安港上岸。（Alexandre de Rhodes, 1653）

參、亞歷山大·得路在越南的傳教活動

在廣南，得路見證兩種不同的傳教法。第一是 Francesco Buzomi（畢桑迷）神父經過通譯者講道，而另一個是義大利人 Francesco di Pina（邊那）⁷神父直接用越語講道。邊那神父雖然比畢桑迷較晚進入（1617 年），但是他在廣南、歸仁地區負責教導新的越南人教徒，而畢桑迷主要在會安服務日本人。因此邊那神父有較多機會且必須學習越南當地語言。據得路的記載，當他來到廣南，雖然已有十幾位傳教士，但是只有邊那神父會以熟悉的越南當地語言講道。得路雖仍不懂當地語言，但是他觀察到以當地語言對信徒們傳教會使他們更加了解，這個發現讓得路了解，要傳達更多、更深的教義一定要使用當地語言。但是，他馬上就遇到挫折，因為他聽到當地的語言就如同在聽小鳥鳴叫，尤其是當地女性的聲音變化多端，讓他認為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學會這種語言⁸。因為他發現越南語是單音節的語言並帶有聲調，同樣的音但聲調高低不同會有不同的意思，甚至帶有不好的意

⁷ 漢文名以原文音譯。

⁸ “que j’entendois parler les naturels du pais, particulièrement les femmes, it me sembloit d’entendre gazouiller des oiseaux, et je perdois l’esperance de la pouvoir jamais apprendre”.（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72）

涵。不過，他並沒有放棄，反而馬上拜邊那神父為師，更加的努力學習，把全部時間與心力放在學習越南語，如同他當年在羅馬學習神學一般。

得路在廣南地區停留的後期，澳門總長神父 **Girolamo** 派 **Julien Baldinotti** (**Giuliano Baldinotti**) 以及日本籍學徒 **Julio Piani** 到東京（當時安南的首都，今河內）來視察。1626年三月，兩位傳教士抵達安南首都。雖然他們晉見了鄭王，並送上珍貴的禮物，鄭王也很客氣，鄭重的對待他們，但是他們兩個都不會越語，所以無法繼續停留在安南為當地人傳播新的教義（**Phan Phát Huân, 1960**）。**Julien Baldinotti** 神父認為不可錯過這個機會，故馬上寫信給廣南的神父們以及呈上澳門總長，要求他們盡快派遣會越南語的神父來此擔任傳教的工作。

收到 **Julien Baldinotti** 神父的信，當時擔任廣南的巡查員 **Gabriel de Matos** 很高興，馬上安排得路與另一位神父 **Pedro Marquez** 準備離開廣南，回澳門再進入安南。於是，1626年7月，兩位司鐸離開廣南前往澳門。但回到澳門之後他們不可以馬上起程到安南，因為季風已過，沒有商船到安南，他們必須等到隔年的二月，等到有船出去才可隨船進入。隔年(1627)3月12日，東北風吹起，葡萄牙商人 **Jean Pinto De Fonseca** 才運載兩位神父，得路和葡萄牙神父 **Pierre Marquez** 一起前往。由於順風，只花7天的海程，他們的船便抵達清化省的海口 **CửaBạng**，離清化市以南約40公里（**Alexandre de Rhodes, 1651**），今屬於清化省靜嘉縣（**Jean Le Pichon, 2005**）。因為第一次有外國商船來此，當地民眾極為好奇紛紛跑來看，趁此機會得路介紹給他們聽新的教義，說這個珍貴的寶物比寶石碧玉還要珍貴，它不是現實的寶石而是精神上的寶物，那就是天主之道。（**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老百姓們聽到一個西洋人以熟悉的越南語來簡單的介紹與分析天主之路，心裡雖然有些懷疑，但是也有人馬上相信並接受洗禮，成為安南最先受洗的教徒。

雖然得路有一個順利的開始，但是後來因為要跟東京作買賣的葡萄牙商船在海南島附近遭逢颱風而沉船，無法來赴約，使得鄭主不悅，加上因為天主教提倡一夫一妻制，神父們向人們勸告當教徒不要娶三妻五妾，造成那些妻妾以及喜歡多妻的人的不滿，便向鄭主抱怨。（Alexandre de Rhodes, 1651）於是鄭主以安南仍然需要很多兵士才要娶多老婆為藉口，口喻要求得路不要再煽動人捨妻棄妾，不然會禁止他在東京傳教甚至要他的命：

你們在我的國家裡傳播什麼的道義？你們教我的人民只能娶一個老婆，但是我要他們有多妻多妾才能生出很多盡忠於我的民眾。從今天起，你們不得再繼續傳播那個教道，如果不順從這個命令，我會禁止你們作我不喜歡的事情，以及砍掉你們的頭。（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192）

無論這條命令是鄭主親自下令，或是他的下屬自作主張嚇唬得路，在沒有看見貿易來往的情況下，鄭主似乎不想與他們有太多的關係。得不到統治者的信任，便等於他們在傳教事業上失去了支持的勢力，使天主教才剛在此地萌芽，便又面臨了危機。但是在一次月蝕的來臨，得路又可以用自己的科學知識來說服鄭主別再用迷信的行為阻止月蝕，他也解釋給大家聽月蝕的本質是自然的，非超自然的現象因此不用感到怕。（Alexandre de Rhodes, 1653）事情的過程與得路所說都符合，所以鄭主不再那麼討厭他們，但是也沒有像之前的信任他們了。

據得路的說法，是因為有兩種人一直在鄭主旁邊諂媚、講他們的壞話，讓鄭王找辦法把他趕走。這兩種人就是僧侶、巫師與宦官太監。因為如果天主教成功地在安南生根，會造成這兩派人馬受到最貼身的打擊。當時的安南黎朝人民所崇拜的儒教或是三教同體⁹，雖然當時的國教是儒教，但是其他宗教也同樣興盛，宗教人士都受國家或地方的供養，不必工作也有飯吃。如果民眾都信賴天主教，那麼他們就沒有經濟的依靠了。第二種人是宮裡的宦官太監，因為傳教士們都在提倡一夫一妻，如果鄭主聽了會把全部三宮六院的王妃、宮女給放了，宦官與宮女們都將失業了。而且這些人都每天在鄭主的身邊，他們的話語、他們的行為比鄭王本身還要可怕。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628 年的復活節期間，東京的幾位仰慕者都病死。這些人都是當地的官員以及王府的心腹者。這不但讓得路等人失去了依靠，更使敵對者藉機毀謗，指稱因為這些死者常常跟外國的巫師接觸，所以被那些巫師害死的。但最惡劣的，是一個敵軍的俘虜，他原本是一位僧侶，因為想逃脫自己的罪名，所以要嫁禍給得路。他誣指得路是莫朝與阮朝派來的間諜，想要煽動人民信賴天主教後，推翻鄭氏的勢力 (Alexandre de Rhodes, 1651)。在謠言四起的情況下，鄭主也無法再掩護得路他們，同時在群臣的壓力下，他被迫下令禁止傳教。這是安南王朝第一次正式的禁教敕令：

⁹ 越南雖然不是世界各大宗教的發起地，但是各種宗教都傳入越南。最主要的傳入路線是從中國與印度，而在安南（現在的越南北部）主要受中國的影響。中國的儒教、道教、佛教傳入越南都受本地化而融合在一起沒有很明確的區分。

我們，安南國之主，知道相當地清楚西洋道士們來我們國境，至今仍未傳播那些敗壞的邪道。但是無人可保證未來他們會傳播什麼教義或存有什麼的陰謀。因此，從今天起，我們禁止我國的全體民眾，不得再跟他們有任何的來往或聽他們說教，否則你們一定被處死。（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211）

此諭令頒布，讓那些原本便討厭傳教士的人們趁機打劫。他們把敕令貼在教會的門前，並闖入破壞所有的東西。得路自己也被軟禁在屋子內，不能出門與教徒們見面。雖然被軟禁，但是在15日後，得路仍然偷偷的在教徒的掩護下外出傳教，這段時間也有很多人願意歸從天主教。經過這段經歷，得路意識到一定要培養出本地的傳教人才，才能維持天主教的存在，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何時會被驅除境外。

1629年初，他擔心的事情來臨了。因為一直等不到葡萄牙商船回來作貿易，鄭主覺得得路已經沒有了利用的價值，所以要求得路等人趕快到中部的港口等待葡萄牙商船，搭船回澳門去，不過實際上是把他給流放了。1629年3月，因為有葡萄牙商船來，所以得路可以跟他們回到東京。不過這次回到京城，他只能在外圍與教徒們見面，作聖禮以及準備組織一團當地人的講道授理者，而無法與鄭王見面。1630年春天的4月27日，得路為安南教團最出色的教徒作聖禮，讓他們成為不正式的講道授理者，可以在有神職的傳教士不在的時間為教徒們講道。

1630年5月，得路隨葡萄牙船回到澳門耶穌會的亞洲總會，但是他仍一直想念安南的教團，深怕那裡沒有主牧者，會讓年幼的教團因此而失散。他多次要求上司的監牧主教們趕快派人到安南繼續他的工作，於是上司監牧派了 Gaspar d'Amalal 與另外

兩位神父於 1631 年三月到安南區繼續傳教。而得路就留在澳門神學院擔任神學教授，並繼續為中國的人民傳播天主教。

這段時間在廣南的傳教士們面臨阮主的禁教令，阮主下令驅除境內所有的傳教士。廣南教團面臨滅亡的危機，需要有經驗的人來負責。於是在 1640 年，耶穌會的中國、日本教區省會監察員 Anton Ruben (Antonio Rubino) 決定要派得路前往。

(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120) 雖然得路已經離開了廣南十四年，但是一聽到要到廣南繼續為教徒祈福的工作，得路馬上順從，隻身前往。因天氣正是東北季風吹起的期間，得路只花了四天的行程，於 1640 年 2 月初回到了會安。得路再次回到廣南的目的是要繼續傳教，而廣南阮主只單純地認為他們是隨著商船前來，也會隨商船離開。因此理論上商人們要回到會安準備搭船離開，得路也得要離開京城去會安。但實際上他沒有上船而躲避在日僑群眾裡面，等船隻離開才出頭露面，他假設如果當他出來時沒有了商船，那麼當局也只能讓他繼續留在廣南。但這次的禁教令被嚴格執行，讓他無法如願，當他被該簿官 (Onghebo)，一位很討厭天主教的朝廷官員¹⁰，發現時，得路馬上被命令無論如何也要離開廣南，不可繼續停留，不然會被處死。因此，1640 年 9 月，得路與他的同仁只好租一艘小船，並請 3 名教徒當船員划回澳門。(Alexandre de Rhodes, 1653)

¹⁰ 這位官員都被神父們以羅馬拼音記載為 On nghe bo。後來的研究者認為他就是 Ong Nghe Bo 的意思。Ong 就是越南人稱呼有職位或年紀大的人，Nghe 就是有參加國家科舉考試並取得太學生學位以及有受封官的人。Bo 可能是他的名字，也有可能是他的官位。很多學者認為他就是該簿官，專門管理行政和財務的官員。得路有時候稱他為“Gouverneur”。

雖然回到澳門，但是得路的心仍留在廣南，所以他一直想找辦法回去。因此在 1640 年 12 月，得路又重回廣南，這次他與另一位神父 Benoit de Mattos 一起到會安。但因為禁教令仍然嚴緊，他們不能一個地方停留太久，所以就選擇要用潛行的方式去傳教，得路與 Benoit de Mattos 兩個人分頭進行，一個往北走，一個往南移。Benoit de Mattos 負責順化、廣平兩鎮；而得路則是廣義、歸仁、福安各地的負責人。他們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以陸路、水路來行走，得路不僅自己一個人去，另外還有一位教徒助理也隨他行走。在 6 個月的行走時間，得路與助理已經幫助 1200 人洗禮。（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134）這個時期是廣南阮住對天主教實施禁教令非常嚴厲的時間，因此得路也無法一直在廣南傳教。他要隨著葡萄牙商船隨者季風在澳門及廣南兩地往返。從 1640 年至 1645 年只要在年初的東南季風吹起，就隨船往澳門，到年底的東北風就順風到廣南。因此，為了傳教他會想到很多方式讓當地的教徒也可以不必有傳教士在身邊，還可以學習教理及信從天主。（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在 1644 年 7 月廣南的一場大規模的行動中，得路與信徒們都被逮捕，結果得路與 10 位講道授理者都被送進牢裡，很多教徒也被逮捕。得路原本是以葡萄牙商船商務代表的身分進入廣南，因此他被放出來。但同年的耶誕節第二天，得路再次被捕，當時阮主福瀾下令將他釋放，不過半年後得路又再次被逮捕，這次由福瀾阮主親自命令要處死，但是有一位親近天主教的大臣說服阮主將刑罰改為永遠驅逐：

因為有人為了這位葡萄牙神父說服我，我同意收回我已講的話，不要你的命，不過你要離開我們的國家並永遠不能再回來，我命令你要馬上離開，要不然你的

命就沒了！（Alexandre de Rhodes, 1653: 258）

1645年7月3日，得路搭乘葡萄牙商船從會安返回澳門，這是得路最後一次看見會安的教友們。雖然他身體離開了廣南，但是他的心仍然留在那，陪同廣南教徒們一起成長：「那一天是1645年7月3日，我的身軀離開了廣南，但是我的靈魂卻還在此地，也仍在東京。其實我的魂魄永遠無法離開這兩處。」（Alexandre de Rhodes, 1653: 269）。

肆、得路對越南教會與歷史文化的貢獻與影響

得路在越南期間，他自己與同事們已幫許多人受洗，例如：在安南的3年內，他自己與同事已幫6700多人洗禮（Alexandre de Rhodes, 1651），在廣南的期間則是3400多人。（Đỗ Quang Chính SJ, 2007）這個成果與當時的傳教情況是個大突破¹¹，這是與羅德想出很多方式讓信徒較易的接受新宗教有關，他巧妙的結合當地原有的文化習俗，以及基督天主教的教義。在越南兩地活動將近八年，得路很積極的研究當地的文化習俗，這些事情可能只是單純的為了傳教工作而進行，但是他將在越南傳教的方式寫成著作後，這就不僅是他的經驗而已，儼然成為了日後各傳教士在東方活動的模範。

得路雖然不是第一位在越南的傳教士，但他卻是第一個融合當地文化到天主教教義的傳教士，同時他也是第一個將自身經驗記載下來留給後人的傳教士。在他的著作裡，我們可以發現他比其他同事，無論前期的耶穌會或後來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對

¹¹ 1646年，廣南教會已有5萬多信徒。（Phan Phát Huân, 1960：71）

越南文化表示更大的包容，並且以天主教教義來解釋這些傳統的現象，使本土文化與天主教文化自然地結合起來，產生天主教本地化的作用。就其傳教方式而言，在 *Histoire du royaume de Tunquin* 《東京王國歷史》以及 *Phép giảng tám ngày* 《八天的講道法》的兩本書都很明確的記載他在越南的傳教模式。首先，在《東京王國歷史》得路用了整章來敘述他在那所傳教的方式：

雖然有人在傳教福音給那些不信天主教的人的時候，都先否認他們先前所有的信仰，再來才給他們建立、講道天主教的教義……。但是我的選擇是要先教訓他們，意思是不會反對他們先有錯誤的信仰，而先解釋給他們聽萬物誕生原理以及天主的安排。從此讓他們知道他們所要感恩、崇拜的是天主。這樣從其他的信念給他們一個堅固的信念，讓他們覺得沒有被否定他們之前所拜的偶像、迷信，……。我比較成功……。我先在他們的心靈埋下天主真理的種子，再來驅除他們所有的錯誤與迷信。（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175-176）

在聖禮儀式及祭拜儀式，得路也有不少巧妙的結合，讓原本存有民間信仰的人可以接受天主教的禮儀¹²。天主教的一些重要節慶如：聖枝主日、四旬期、復活節、耶誕節等都必須以教會的規定來舉行。但是在越南當地人也有自己的節慶如：過年等。每逢這個節慶，越南人都會準備一些禮儀來迎接，得路勸導他們改

¹² 民間信仰是指人們在不特定信仰某種宗教之外，仍遵守越南當地的各種文化習俗如祭拜祖先，過年過節，生命禮儀的模式。

變一些原本使用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天主的尊敬，但又不影響到他們的習慣。《東京王國歷史》第 22 章寫道：

我們很隆重地慶祝聖誕節，教徒們也很喜歡唱聖歌。這裡的淳風美俗不允許女性人士晚上進入教堂，因此她們在清早就來了……。在過年時，這裡的人習慣在新年的前三天祭拜，所以我們教信徒們先把旗竿上的東西換成用十字架，他們也做了¹³。……第一天要敬聖父，第二天敬聖子，第三天敬聖神與入基督的恩寵¹⁴。……

據教會的習慣，在四旬期的末期我們要做聖枝主日，但是在全越南各地都沒有一顆橄欖樹，但卻有很多椰子樹，因此，在做儀式時我們使用了椰子樹的葉子。
(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200-203)

得路雖不是第一位在越南傳教的傳教士，但他是第一個結合當地文化與教會禮儀來讓當地人易於接受的人物。除此之外，他也是第一個創立越南人傳教團，以及善用越南人傳遞天主教

¹³ 很久以前，越南人在過年的時候都有樹旗竿的習俗。在旗竿上掛著一些可以驅邪的東西，如狗血、蒜頭、石灰粉等。(呂正、吳彩瓊編譯，1997)

¹⁴ 這個改變了越南人的過年所敬拜的“mông một tét cha, mông hai tét mẹ, mông ba tét thầy- 初一敬父、初二敬母、初三敬師”。在法文原文為：“Le premier en memoire du bien-fait de la Creation, qu’ils consacrent a Dieu le Pere, le second, qu’ils dedierent au Fils de Dieu et le troisieme entres-humble remerciement au saint Esprit de la grace de la vocation au Christianisme”。

給親朋好友，幫越南教區尋找教會的領袖。他了解這個族群的力量，因此設法把他們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團隊來為天主服務。在越南各地傳教的過程中，得路意識到當地人對傳教事業的貢獻，因此他也慢慢的培養當地有能力的教徒成為講道授理的助理，讓他們用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語言來傳遞天主教的信仰給同胞們。來聽福音的人如果想要受洗成為教徒時，才需要有神職的神父們幫忙，這樣一來就可以吸收很多人來聽講，二來也可以分配工作，不會讓神父一人分身乏術，但最重要的是得路讓當地人可以參與傳教的工作。1630年時因為在安南禁教很嚴厲，得路知道他自己可能無法繼續在此地工作，因此選出四個虔誠且未婚的人，包括 Francois, Andre, Ignace, Anthoine，來成立一個講授教理團。（Alexandre de Rhodes, 1651）後來他在廣南也做一樣的事情，成立了一個教團，選出10位虔誠有智慧又符合資格的教徒成為講授教理者。1643年7月31日，得路集合有意願成為傳教工作者（助祭）的人在天主神像前作宣誓，為越南的教團歷史寫出新的一頁。成立講道授理團之後，得路將他們分成兩組，分頭去各地幫忙教徒講道以及找更多的信徒。（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1645年，被阮主驅除出境之後得路雖然回羅馬去但是他仍一心一意為越南教區而奔走。他在羅馬除了出版有關越南的書籍，還多次向羅馬教廷的傳信部為越南教區請命，要求建立宗座代牧（Vicar Apostolic）及多派傳教士到越南傳福音，但是處處遇到困難。無法在傳信部為越南爭取宗座監牧樞機組織與教區，得路決定去法國尋求救援。因為他認為：

我想法國是世界最虔誠的國家，法國可以提供給我們
一些戰兵去征服全部東方各地，帶人們來歸在天主之

下，尤其是我可以在那裡找到監牧、神父與執事們給我們的教團。抱著這樣的希望，我於 1652 年 9 月 11 日，在跪下親吻教宗的腳告別後就離開了羅馬前往巴黎。(Alexandre de Rhodes, 1653:78-79)

這番話證明了得路為了東方包括越南的教團而奔走，但是也因此日後反殖民者認為得路是法國殖民者的源頭 (Nguyễn Văn Kiêm, 1988)。到了巴黎，得路不但找到很多人願意出錢、出力幫助他尋找越南監牧的事業。除外，在法國期間，他有關東京的著作也在里昂和巴里被翻譯、出版，使法國人能夠了解越南的狀況。或許，對法國來說，得路所帶來的訊息剛好吻合他們想要擴大勢力的企圖。因此法國各界均很積極的籌備、尋找人願意去越南傳教，其中還有一位就是後來越南的第一位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主教-Francois de Pallu，他也是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創始者之一。得路的敏銳與法國的積極使越南教會的發展有另一方向的發展。原本由耶穌會負責傳教的越南教區，到 1659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成立之後，卻變成耶穌會在越南教區的競爭對手，尤其在 1773 年耶穌會被解散之後，巴黎外方傳教會成為主力的傳教團隊。也因為後來巴黎傳教會的傳教士們涉及政治活動，成為越南面臨危機的幫兇，使得得路被拖累成為後來反殖民者批判的對象。不過以筆者的看法，得路的活動只單純為越南教區與教徒而努力，並非法國殖民越南原罪之嫌。

不僅對越南天主教的貢獻，對越南近代歷史的發展，得路的功勞也不可忽略。他整合傳教士們對越南語的拉丁化，並出版書籍作為傳教士的參考文獻，也是後來傳教士們在傳教過程可以容易的傳遞福音給教徒。從 1651 年得路出版 *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 《安南-葡萄牙-拉

丁辭典》，成為越南拉丁文字的誕生到 1865 年，越南領土境內第一份以越南拉丁文書寫的報紙 *Gia Định báo*《嘉定報》出版¹⁵。在兩個世紀的時間，越南拉丁文字只流行在天主教教會中，直到《嘉定報》出來，越南拉丁文字才有機會曝上政治版面。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葉東亞各地出現維新浪潮，在越南各地也有維新人士主張改革國內的政治，並推廣越南拉丁文字教育。在南圻的嘉定出現各種越南拉丁文書寫的報紙，在河內則出現各推廣教育組織，如致知會（*Hội Trí Tri - La Soci  t   d'Enseignement Mutuel du Tonkin* -1892 年成立）、東京義塾（*Đ  ng Kinh Ngh  a Th  c* -1905 年成立），都由阮文永（*Nguyễn Văn Vĩnh*）與同仁一起創立（*Ho  ng Ti  n, 1994*）。這些組織的任務是推廣拉丁文字，呼籲安南人學安南字，要求法國殖民政府允許越南拉丁文字教育。因為法國殖民政府要斷絕越南與中華文化的臍帶關係就要從文字開始，法國要讓越南人接受法國的思想要先從文字開始，因此在殖民教育政策，從 1924 年開始實施西學與漢學教育共同存在並從小學就要學習越南拉丁文字（*Truong H  u Quynh ch   bi  n, 2008*）。

由得路與耶穌會會士們創作的越南拉丁文字，經過兩百多年流行在教會教育之中，到 20 世紀初才由越南知識份子們推廣成為「國語字」，作為越南人接觸西方文明的橋樑，並是越南人反殖民的重要工具，並在越南民主共和國宣布獨立後才用為全越南的正式官方文字，取代先前外來的文字書寫，因此得路的功

¹⁵ 佔據越南南部三省後，法國殖民政府發行報紙作為傳播工具，第一份報紙是 *Gia Định báo*《嘉定報》（1865-1897），發行人是法國人 Potteaux，主編是越南人天主教徒 *Truong Vĩnh Ký*（*Petrus Ký*）。（*Ho  ng Ti  n, 1994: 55*）

勞對越南歷史的發展絕對不比越南人少。因為得路所有的記念都在於他將越南語文拉丁化，使越南的文字與文學有很大的突破。

從 19 世紀末越南知識份子開始推動並普及越南拉丁文字，越南的文化逐漸脫離外來文化的影響，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得路出版兩本有關越南語文書籍，不但成為越南語拉丁化的標竿，還讓越南語書寫變成白話直書，使更多人容易接受與使用。越南羅馬文字的功能與喃字一樣，代表了一種民族文字的主題性格及本土化的過程。喃字是利用漢字音義為基礎，用六書併合而成的越南古文字，但喃字比漢字更為複雜，學習難度更大，而得路與同事們一同製作拉丁越南書面語，加速了越南文的普及化（鄭永常，2009）。

但得路對教會的貢獻卻僅得到教會的人肯定，其餘都想將他與後來法國殖民勾上關聯。只因為他書中曾寫道：

……法國可以提供給我們一些戰兵去征服全部東方各地，……。（Alexandre de Rhodes, 1653:78-79）

筆者個人認為這樣的斷章取義對得路並不公平，因為他的一生一世都為天主而活，為天主而戰。或許是後來越南歷史的不幸都因傳教士而引起，而這些傳教士之所以可以在越南活動是因為得路向教廷與法國政府請命而來（Nguyễn Văn Kiệm, 2003: 34-40）。但從得路的請命至法國侵略越南的時間距離兩個多世紀，不可能說是越南因為得路才被法國殖民。有學者說是因為得路在法國的時間出版了一系列有關越南的書，讓法國人看到而想要佔領越南，更離譜的是說這些書籍都是得路為法國所做的情報（Nguyễn Văn Kiệm, 2003: 34-40）。那麼所有外國人對越南的

研究著作都是情報了嗎？其實得路出版書籍的最初目的只是想讓傳教士們更加了解他們要到的目的地，使他們要有心理準備入鄉隨俗，因為彼此有所了解才能互相尊重與愛護，從此讓天主教能夠更容易深入人心。

伍、結語

本文的研究主題為 17 世紀初耶穌會會士亞歷山大·得路在越南傳教及其離開之後對越南的貢獻做為焦點。從一個貴族世家的公子，得路為了對天主的虔誠、年經的理想，經過千難萬苦才有機會實現夢想。當自己的夢想快要落實時，卻被外在的因素影響，他也毫無退縮，仍然往前尋找另個目標。為了宗教的使命他不怕辛苦、艱難，全心全力為傳教的事業而努力，並找出方法讓當地人能夠接受，以及願意成為信徒並為信徒貢獻。他的榜樣讓很多越南當地人也成為教徒，願意為天主教付出。對越南的教徒來講，得路的貢獻已超越他人，他願意肯定越南人在傳教使命上的角色，願意把這個權力放在他們的手上，使得教徒們成為主角，也讓他們在一個官僚階層的社會首次感覺到公平，感覺到天主的愛是不分富窮、高低。另外，他使用當地語言作為傳教工具，讓他成為：「第一個人了解傳教士的主要收益，是他可以直接地與人溝通而不需要靠通譯員」(Georges Taboulet, 1955:15)。對越南教會的成長，得路的貢獻也不可忽略，雖然在他生前，越南教會尚未成為一個正式的教區，但有他的推動，教廷已知道有一個地方需要牧者，從此而建立越南各地的教區。對日後的傳教士，得路的傳教方式已成為他們必備的要領。他的著作也成為後來傳教士必讀的參考書，他成為越南天主教教徒的始祖(Đỗ Quang

Chính SJ, 2008)。綜觀而言，得路對越南天主教的偉大功勞就是將天主教本土化，使得家家戶戶都可以接觸並信仰天主教。在科技仍未發達，交通工具只能依靠天然的力量，得路利用季風往返越南傳教，由於越南的地理位置特殊，每年都受各種季風影響，季風不只帶來的風調雨順，也帶來外國商人以及外國的宗教文化。天主教對 17 世紀越南的人來說是一個新的宗教，或許會帶來不同的挑戰，也讓越南歷史有許多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遭遇。至今，越南成為東南亞除了菲律賓之外人數比例最多的天主教國家，這也是因為 17 世紀天主教的傳播所開啟的新宗教。越南從 20 世紀初開始，以羅馬字做為「國語字」，使越南人民的識字率達百分之九十八，也可以歸功於傳教士們，其中的代表者則是亞力山大·得路。

參考書目

- 方豪（2007）。《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呂正、吳彩瓊編譯（1997）。《越南神話民間故事選》，河內：世界出版社。
- 李志剛（1985）。《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戚印平（2004）。《東亞近世耶穌會史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莫菲特著（2012）。《亞洲基督教史卷二：1500-1900》。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 陶維英著，鐘民岩譯（1973）。《越南歷代邊疆》。北京：商務印書館。
- 費賴之著，馮承均譯（1960）。《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鄭永常（1998）。《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臺南市：成功大學出版組。
- 鄭永常（2008）。〈十七世紀基督教在北圻的發展與挫折：勒魯瓦耶（Abraham le Royer）深副在東京（Tonkin）之見證〉，《成大歷史學報》，第三十五期：頁 157-201。
- 鄭永常（2009年9月30日）。〈十七世紀基督教在交趾支那的傳播與衝突〉，「成大人文社會標竿計畫：東亞歷史變遷 2008-2009 成果發表會選讀」，未正式發表。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系。
- 鄭永常（2015）。《紅血的桂冠—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基督教政策研究》。台北：稻鄉。
- Alexandre de Rhodes（1653）。*Divers voyages et missions du P.*

Alexandre de Rhodes en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 avec son retour en Europe par la Perse et l'Arménie..... (PDF, Source gallica.bnf.fr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 (1651) . *Histoire du royaume de Tunquin, et des grands progresz que la prédication de l'Évangile y a faits en la conversion des infidelles .Depuis l'année 1627 jusques à l'année 1646.* Composée en latin par le R. P. Alexandre de Rhodes,... et traduite en français par le R. P. Henry Albi,.... (PDF, Source gallica.bnf.fr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ùi Thị Kim Quy (2002) . *Mối quan hệ thời đại ,dân tộc ,tôn giáo.*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Cristophoro Borried, Hồng Nhuệ-Nguyễn Khắc Xuyên & Nguyễn Nghị trans. (1998) . *Xứ Đàng Trong năm 1621.*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hà xuất bả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Đỗ Quang Chính SJ. (2007) .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Montreal: Antôn Đuốc sáng.

----- (2007) . *Hai Giám Mục Đầu Tiên Tại Việt Nam.* Montreal: Antôn Đuốc sáng.

----- (2008) . *Hòa mình vào xã hội Việt Nam.*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Tôn giáo.

----- (2008) . *Lịch sử chữ quốc ngữ 1620- 1659.*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Tôn giáo.

----- (2008) . *Tản mạn lịch sử giáo hội Việt Nam.*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Tôn giáo.

Đỗ Quang Hưng (1990) .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lịch sử thiên chúa giáo ở Việt Nam.* Hà Nội: Trường Đại Học Tổng Hợp Hà Nội.

- Georges Taboulet (1955) . *La Geste Française en Indochine*, tome 1. Paris: Librairie d' Amerique et d' 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 HoàngTiến (2003) . *Chữ Quốc Ngữ và Cuộc Cách Mạng Chữ Viết đầu thế kỷ 20*.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Thanh niên.
- Joseph Nguyen Huy Lai (1981) . *La tradition religieuse, spirituelle et sociale au Vietnam*. Paris: Beauchesne Editeur.
- Jean Le Pichon (2005) . *France-Indochine. Au cœur d'une rencontre. 1620-1820*. Éditions du Jubilé, Asie.
- Nguyễn Hữu Tâm (1988) . Bước đầu Tìm Hiểu sự Thâm Nhập và Phát Triển của Đạo Thiên Chúa ở Việt Nam qua Biên Niên Sử (Thế Kỷ XVI- cuối Thế Kỷ XVIII) .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Hà Nội: Ủy ban 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Viện Sử Học, số 238-239: 20-23.
- Nguyễn Văn Kiệm (1988) . Sự Thành Lập Hội Thừa Sai Paris.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Hà Nội :Ủy ban 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Viện Sử Học, số 238-239: 7-13.
- Nguyễn Văn Kiệm (2001) . *Sự du nhập của thiên chúa giáo vào Việt Nam*. Hà Nội: Viện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 (2003) . *Góp phần tìm hiểu một số vấn đề lịch sử cận đại Việt Nam*.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 Thông tin
- (2001) . *Sự du nhập của thiên chúa giáo vào Việt Nam*, Hà Nội: Viện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 Peter C. Phan. (1998) . *Mission and Catechesis: Alexandre De Rhodes and Incultur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Vietnam*.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 Phan Phát Huồn (1960) . *Việt Nam Giáo sử*, Quyển 1. Sài Gòn: Cứu
Thế Tùng Thư
- Roland Jacques (2007) . *Những người Bồ Đào Nha Tiên Phong trong
Lĩnh vực Việt Ngữ Học*.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Hanoi (1941) . *Le Souvenir d'Alexandre
de Rhodes. (1591-1660)* . Hanoi: Societe de Geographie de
Hanoi.
- Trương Hữu Quýnh chủ biên (2008) . *Đại Cương Lịch Sử Việt Nam*.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Dục.

**The Monsoon brings a New Religion:
Research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missionary,
Alexandre de Rhodes, in Vietnam**

Nguyễn Thị Thanh Hà

**Nait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History PhD
student**

Abstract

According to Vietnam's historical records, Catholicism came to Vietnam in the early 16th century but did not achieve much success. Only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when Jesuit missionaries entered Vietnam did it become more popular. Among those Jesuits missionaries, Alexandre de Rhodes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Born into a noble family, at 18 years old he joined the Society of Jesus with hopes to evangelize in the Far East. He arrived in Vietnam in 1624, and left for the last time in 1645. In total, he lived there nearly 8 year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 in Vietnam as well as in modern Vietnamese history. During nearly three years in the North, he baptized more than 6,700 people, and, before leaving, he founded the first congregation in order to let the Vietnamese directly evangelize other Vietnamese. From 1640 to 1645, he repeatedly returned to the south for missionaries in the name of the trade representative of Portugal. In 1645, before leaving the south, deported by the then-Lord, surnamed Nguyen, he also established a local congregation and witnessed the first Vietnamese as a martyr. After leaving Vietnam for Rome, he requested the Pope to fund Catholic missions and sent apostolic vicars to Vietnam. In addition, he published book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of Vietnam.

Because he was the first one to use the Latin alphabet to write the language of Vietnam in his books, Vietnamese scholars have considered him as the father of Vietnam's romanised script.

Keyword: Vietnam, Alexandre de Rhodes, Jesuit, missionary, Catholicism

